

桃溪客語卷四

宐舊無西府海棠東坡自錦官攜至永定邵



荆南始有其種公詩所謂日暖風輕春睡足者也

陳定生嘗記于秋園雜珮今宐地佳種絕不易觀

而定生原文已失惟其子宗石所補及史司李夏

隆永定海棠記載之尙可想見其風致也

善權仙李巖有

白秋海棠亦異品

自漢以來諸儒釋三江者紛綸糾錯幾于聚訟由三

江非一又有經流源委之不同古今堙通之異勢

說愈繁而歧愈多按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

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又曰三江

于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徐堅初學記三江一源三日其源皆在蜀也

孔入海猶言三處入海也漢地理志南江在會稽

吳縣南東入海按水經注沔水引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吳小湖合谷水又

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出為澉浦以通巨海疑即

南江入海之道志又有分江水出丹陽石城縣過

郡二行千二百里東至餘姚入海水經以為亦南

江之原委其故迹久堙今無復可攷然餘姚之于

南江無論疎隔難通即地勢論今自海寧上河

迤西而南已高下懸殊俗諺云坍了長安填沒却

吳江塔自此地勢益高南江又豈得與北江在毘

陵縣北東入海明監本無上北字宋本有之與續漢志合此蓋今常州江陰縣入海

道之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北東至陽羨縣入海

合荆溪由宜興縣東南入海以上乃鄭氏所謂三孔入

出太湖東至松江入海又按吳地記松江東北入海者此禹貢之三江也

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松江

中此三江皆傳近海口要實鄭氏所謂三江之一

耳又越語子胥諫夫差曰吳國三江環之三江蓋

指岷江松江浙江與此不同別詳予吳三江攷

太平寰宇記荆溪即漢志蕪湖之中江此水宋時

尚通荆溪迨明初東堤既成後中江始不復東而

胡東樵禹貢錐指謂漢魏閒蕪湖水已不復東故

水經有南江北江而無中江謬甚丁升衢學博云

中江乃闕失非本無也觀第四十卷中江在蕪湖縣西南云云與山海經相符可見騫按文選江賦注引水經中江東南左會瀾湖此水經之佚文明矣

百瀆之名全列于毘陵志元任仁發浙西水利書僅
疏其知名者四十有八邑志所載凡九十有九外
此不在百瀆之內而相傳近者又二十餘瀆大抵
時移世易川陸通塞不常百瀆之名亦往往隨以
遷改難盡復當日之舊邑西又有夾苧干瀆宋單
鏐吳中水利書云夾苧干瀆東至溇湖及武進縣
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長塘湖西接五堰茅
山薛步山水直入荆溪此瀆蓋古所以泄長塘溇
湖之水入大吳塘口白魚灣高梅四瀆開此瀆則
他州入震澤之水皆通流深有利于三州之田也

三州謂
蘇常湖

夾苧干瀆及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
瀆等則又在九十九瀆及二十餘瀆之外而毘陵
志等所未載者也

吳歧劉居宜興西門外有給使曰蓮盛嘗歲正月初
樵于銅官山中同行數輩忽聞木犀香甚烈因其
迹之果見古桂七八樹枝葉連蜷花方盛開與秋
月無異衆競前以樵斧折之各攜數枝而出至中
路始悟此非花時得無誤入仙境乎時已薄暝約
明早更入山探之及抵家莫不驚異詰朝偕衆復
往竟不得故道惘惘而歸其花蓄之旬日始落此

與晉劉麟之采藥入恒山頗相類聞蓮盛今尙無
恙

沈時暘亞卿與震澤王文恪公交最厚其居在黃瀆
嘗招文恪遊張公洞文恪至中途風雨交作舟不
能前榜人請先遊善權公笑而許之因寄沈詩云
孤村徹夜雨浪浪思入荆溪轉渺茫湖汊無緣隨
去棹善卷有路且鳴榔特因赴約翻成爽豈謂尋
閑竟得忙寄語休文莫相訝好風晴日會須償王
公此舉與昔賢姑遊廣愛者是一種襟度卻恨遊
廣愛者無此作也

陳其年爲婦人集發首述長平公主事餘若閨房之
嬖孽亦復不少下至總章挾瑟之流雜然並列于
其間雖文辭可觀一何薰蕕之不擇乎

王文恪荆溪雜興詩卷凡古今體五首書法蒼秀得
晉人風格卷前有嘉靖庚申長洲陸師道子傳補
寫荆溪圖圖中千巖萬壑眞咫尺有千里之勢前
古松蔭蔚下繫偏舟蓬底坐一人作宰相官冠服
蓋卽守溪也意致極閑曠考震澤先生集荆溪雜
興詩乃作于正德己巳下距嘉靖庚申已五十二
年公之流風餘韻使人久而不忘如此卷今藏海

鹽吾上舍以方家予嘗借臨之

蔣京少云宜興蓋有五溪皆分長溪之支流隨所派別各擅勝名謝康樂作長溪賦賦不傳傳其逸句騫按藝文類聚載謝靈運長溪賦云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汨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奩以如玉終積岸以成沙舊志皆收之以爲長溪卽菴畫溪殆因任彥昇詩有長溪水東舍之句也以予觀康樂他作罕有涉于義興者其謂長溪卽菴畫溪似未足深信康樂于會稽始寧別業遊息最久山居賦有曰二巫結湖兩習通沼習疑沼之

譌子虛賦倏眇倩淵張揖曰利疾流也音練

引脩堤之逶迤吐泉流之

浩淼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自注云兩習皆長溪外又云長溪甚遠故曰泉流安知前所賦者非會稽之長溪邪且越中山水湍激故賦語云然若菴畫溪紆餘平遠神理亦甚不似此與義山西溪詩東坡玉女潭詩竝志家一例混入惜不能起京少而細論之

鹿乳未見於本草氣味甘平大補虛勞羸瘠尤宜小兒痘瘡不起服之有回生之功山人首重之凡鹿哺子以犁明每子吸十二口度一時則消一口獵

者得鹿子急殪而剖之其大若圍碁子歷歷可數
故得于清晨者乳多而得于日旰者乳少又須伺
其離母而后捕之設逢其母卽以足畫地成符諸
子皆不見矣

周履道天花菜詩云天花產雁門惟此生炎洲名同
實不然事固多謬悠發春萌芽怒傷石已潛抽修
纖苒帶紅散亂萼絲柔采援諒及阜非時誰見求
芼蘊濟芳烈投酢羅瓊羞縈筋忻照耀入盤慨綢
繆側聞長老言味與防風侔惟當存下體用紆凶
年憂玩詩意天花菜似卽毘陵志土產門之山花

按五臺山出天花菜形如松花色白而大于斗香
味俱美見菌譜殆卽所謂天花出雁門者耶又七
脩類彙謂北地有天花菜滇人作料絲燈必用天
花菜點成今常州人亦工製此燈不知用何物點
成也

鮑鈇亞台叢書長興沈無咎字子慕獨行士也避地
義興所居一晦之宮水周于屋屋外隙地皆種梅
花又善藝菊最多佳種四十不娶後有湯氏女歸
之頗解韻語唱詠相得有偕隱之志嘗以夢華集
一卷見投詩皆古體似漢魏六代樂府參以昌谷

東野家法子亟賞之後復攜其內湯朝所著蕉雲
橐相示朝自號華嚴女子詩亦清婉可諷

叢書又載沈无咎樵客吟云明光殿上羞執戟歸來
深山作樵客山深木魅晝迷人每逢怪樹斫作薪
抱薪下山路逢虎斫虎頭上一百斧殊古拙可喜
華嚴女子詩嘗與其夫合刻之名笙磬同音集蕉
雲金壇人先无咎卒无咎爲作傳築埋詩亭於墓
上墓在蜀山東坡書院側或云在川步未幾无咎亦卒
于其鄉鮑鈇爲葬之碣曰清詩人沈无咎之墓昔
宋李龔卒趙王孫孟奎葬之弁山下樹梅數百本

題曰宋詩人李龔墓二事彷彿相類

仁和卓去病先生少負經濟才常以天下事爲已任
平生師事許孚遠友事高攀龍與胡同嘉同學相
契舉萬歷壬子鄉薦歷工部員外郎左遷大同府
推官時盧公象昇方爲總督兵戈倥偬去病頗贊
碩畫哈卜二酋請開馬市時議將不許之去病奏
記象昇方今邊隅多故宜寧戢二酋且諭西哈保
全殘卜以存中國大體而安邊境牽制敵國象昇
深以爲然卽請行之量移兩淮運判歲大稜爲淮
人請賑語直切多忌諱坐是罷歸年七十餘卒去

病湛深經術有易學詩經春秋辨義文震孟進講
春秋將錄以獻會去不果子嘗構得易學凡五十
卷蓋其精究易旨而尤詳于象數之學靜志居詩
話謂去病著述等身惜不甚傳斯其一斑與

近有作秋鐙叢話者載乾隆甲子常州荆溪開引河
巡檢張某董其役掘得古塚碣曰唐詩人戴叔倫
墓復有銘曰筮之吉卜之凶六百年後遇大工

云

云考新唐書本傳叔倫金壇人德宗時爲營管經
略使封譙縣男碣不應僅稱詩人且德宗至乾隆
甲子不下九百餘歲而曰六百年後是于紀歷近

遠且懵然至銘詞之鄙謬斷非出自通人之手舊
傳獨松關故塚甄文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江中
蓋好事者竊取之耳

日觀山人藏芥茶法芥茶製成後不可近火若用炭
焙則香氣全失而色亦變入錫瓶亦然藏者須用
磁罈極大者焙乾放塊子石灰斤許上再加竹箬
燥竹紙然後將茶傾入紮好壓以大甄用時隨取
出一二包則味與色俱全若錫瓶內只可供數日
用耳昔陶石簣與袁中郎品茶謂龍井頭茶雖香
尙作草氣天池豆氣虎邱花氣惟芥非草非花類

作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爲佳真者斤二千子覓
之數年僅得兩許可見當時風俗醇朴好事如袁
中郎尙不能多得今則以僞亂真且比比矣而人
復有愛其僞者遺其真者一物雖微足以論世也
夫

宋建炎中盜郭吉哨聚宜興官軍莫能討聞岳武穆
至遂遁入太湖武穆追擊大破之復遣辯士說馬

臯等盡降其衆

今宋史岳飛傳並脫說字

宜盜以平往年有遊

張公洞于石壁中得銅官印大小若干枚上塗以
金或疑吉所藏者吉之黨又有張威武武穆以單

騎斬之見本傳

福清葉文忠公以天啟甲子秋日遊善權洞題詩四
首同遊者爲周警餘封君陳函三大參李念劬方
伯萬元治郡丞蔣鍾 憲副毛伯高給諫周玉繩
中允張國瑗葉伯英蔣文遠三山人詩曰曾說張
公洞最奇此閒奇絕到方知半空忽見瑤臺起四
壁爭看玉乳垂絳節東西時往返丹梯上下各透
迤不知混沌何年鑿畱與遊人好採芝松門深鎖
石牀虛不許塵凡更結廬洞自仙人畱鬼斧寺從
浩劫見雷書雲中鷄犬聲常寂潭底蛟龍氣尙噓

若識勝遊能有此黃扉早已賦歸與方外從來說
善權棲真今見洞中天巖懸瀑布皆成雨石傍丹
邱盡作田震澤波光搖杖底荆溪峯翠落尊前山
靈莫笑初相識曾讀南華第幾篇天開洞府似層
樓一半玲瓏一半幽滴瀝泉聲偏入夜籠蔥樹色
最宜秋山僧漫說真人渡野老爭誇宰相遊勝地
幾時能再到每于臨發更遲留按明史宰相輔表文
忠以是年秋致仕然則其出都歸途卽爲此遊與
詩刻石今在善拳寺中書法蒼秀頗類董香光
谷繼宗嘉靖中宰宜興在任三載嘗謀興復水利惜

時未能用按伍餘福三吳水利論曰夾苧干宜興
志無也惟宋單錡遺書論及其事而今無復有知
故道者近得聞其詳半在宜興半在武進半在金
壇東抵瀟湖北通長蕩湖西接五堰蓋昔人以泄
長蕩湖之水以入瀟湖泄瀟湖之水以入大吳塘
口白魚高梅四瀆及白雀溪而北入常州運河以
歸大江于水勢甚便自五堰旣廢之而後其所謂
夾苧干者亦復湮塞皆爲桑麻之區雖有清東清
西相去百里終非水道至于橋名亦譌鴨嘴之呼
將掩其舊以圖其新去其不利以冀其利而其鄉

父老亦有能知利害者曰是禹之利也爲鯀壅之
是欲去鯀以就禹也始信齔之言不誣而今縣尹
谷繼宗者相與議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蓋此計一
行上可以接漏湖而運河有功下可以遠荆溪而
震澤無害齔稱深利于三州以予觀之豈直三州
然哉惜乎自宋以來一奪于漏湖之田戶再奪于
兩浙之豪民良法美意寢而不行至今識者惜之
而二縣之民亦置之何有噫繼宗邑志歷城人考
進士題名碑云山東濟南衛官籍臨淄縣人嘉靖
丙戌進士善拳寺碧鮮菴碑作谷蘭宗蘭宗殆其

別字

三吳水利議又云縣志稱百瀆在宐興者七十四在
武進者二十六顧其亦有不能盡如古者何則時
異而勢亦殊利盡而弊亦起安能爲之一哉就如
志有五千瀆而冊則亡冊有大墟瀆而志則少其
名號已不能無魯魚之譌而況古人所謂瀆者吾
恐未必然也或者勢家豪族有去彼取此之意乎
不然何另立一名以淆之也吾觀其地勢縣東南
爲上瀆縣東北爲下瀆古人以荆溪不能當衆流
奔注之勢遂于震澤之口疏爲百派各爲分域而

又開橫塘以貫之約有四十餘里蓋橫塘者水之經也所以直南北者也百瀆者水之緯也所以列東西者也然則荆溪之害可以謂之無而未必無震澤之利可以謂之有而未必有豈其天作而人壞之耶

小水洞穹窿窳窳勢與乾洞無異惟乾洞可秉燭而入小水洞則水直穿山腹而出深不可測岸之窮歲岸可灌田數千頃洞口怪石璽瓏鍾乳滴水中琤琤如鍾磬音晝夜不絕乾隆癸丑正月乙未味爽洞忽傾圮聲聞遠邇沙填石壓谿水爲不流

所謂穹窿如室者今僅遺峭壁昔人題字無一復存矣

顧亭林郡國利病書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爲汎郡縣志水利考諸書俱作汎字按汎音軌側出泉也豈得音九漢書地理志云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

縣東北

騫案漢書地理志作西南此蓋傳寫之誤

至會稽陽羨縣東入

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右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爲北江金陵志云中江舊

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里即其遺迹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蕪

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縣入海開元閒蔣日用作

宜興案當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

云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

糧其遺迹在溧陽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蘇東坡

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

眾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簾木東入

二浙以五堰為阻因給官中案水利書廢去五

堰既廢則宜欵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

宜興之荆溪而趨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

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

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耳

何得為汎乎案亭林以汎為九之譌語誠是但

謂即九陽江則恐未然金陵志云九陽江在溧陽

西北三十五里溧陽又在宜興西北九十里則九

陽江距宜興且百數十里安得以為二九即九陽

江果如所論則今湖州府東南有水曰南潯亦可

謂是即潯陽江乎予細考邑志合城外遠近所注

溪流凡一十有八其在東南與東北者八曰荆溪

新溪狀溪朋溪吳溪陽溪東瀉溪東溪即東在西

南與西北者十日慈湖溪忻溪考溪連河溪爛路

溪塞溪了溪屋溪桃溪西溪即西安知昔人不因

東西皆九水所匯故謂為九而俗又誤加水旁作

汎乎閱世既遠雖各溪或開或塞未必皆合當日

之舊然其所以命名之意大率不過如此舊志又

謂自泝溯至西九三九二十七里故謂之九不知

東九又何說耶王百穀荆溪疏作汎又作汎云汎

亦字書所無要皆不足據也

唐李戡字定臣渤海敬王奉慈七世孫也幼孤好學

二十舉進士吏唱名乃入戡獨恥之翌日歸江東

隱于陽羨里陽羨民有鬥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

以辨論著凡數百篇後為平盧節度使王彥威從

官卒于洛陽而歸葬陽羨戡又名飛杜牧之為作

墓志銘戡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

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為唐詩以譏正

其失詳唐書宗室傳戡詩文不多見荆溪外紀載其陪侍叔相公遊善權一絕

似偽撰此題不足據辯詳五卷至邑志於玉潭山莊下稱戡為李刺史尤謬

孫仲益自象臺歸卜居湖汶晚歲精力猶不衰周益

公嘗過之時仲益年八十有七矍鑠不異少壯壽

逖九十而沒內簡尺牘中與張季埜宣幹云粉白
黛綠乃疾病之根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覲人品
不足齒而畱意于內景卻深

朋溪以董令升弁得名在宜興縣北五里

王徐二志
並作縣東

北五十里宋令董
升居此皆大謬

令升僑居宜興嘗卜築溪上買

廢田數十畝鑿為池種蓮以娛母齊安郡太夫人

池中比三歲產異蓮人以為瑞及母喪將葬冬月

大寒後圃木芍藥忽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萼送客

莫不嗟異弁因作圖以示客詳孫覲朋溪雙蓮記

南畿志宜興縣古蹟有瑞蓮亭今縣北
尚有亭子圩疑皆令升故蹟惜無可攷

詞海遺珠載陽羨溪寺壁閒無名氏詩碧雲亭上碧

流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梢含

綠送春歸風前古澗棊三疊雪後羣峯玉一圍遙

想上人清太甚水晶宮裏說禪機今題詩雖不可

考要非龍巖金沙龍池玉女諸勝不足盡其趣也

郡國利病書郭璞曰陽羨縣有張公洞密有二堂今

宜興有張公洞予與韓克一曾入其中信為瓌奇

然不知孰為二堂也縣西北

案當作
西南

又有善卷洞

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璞以善權為張公耶騫

疑此亦亭林之誤張公洞從後洞入穴口僅如甕

拾級如蟻懸空而下路皆通暗然炬行數百級有石室漸大仰望穹窿若厦屋傍多怪石如玉柱丹竈仙人田等此一堂也更行數百武漸有天光然路復稍隘再向東南行百武天光愈豁石室愈大有盤陀可坐百十人卽宋時築燒香臺處此又一堂也第昔人相傳遊張公必須由後洞入則所見如是若從前洞則一覽輒盡無復餘意而橫關阻礙險隘甚多顧韓之遊想不得此法故未能盡其要領又案爾疋山如堂者密若善權乾水二洞雖一高一下遠望勢若重臺而又不可謂之密有二

堂矣姑識之以俟博洽者詳焉

祠山在廣德州西五里祠漢張真君渤相傳真君烏程人治水有功後化于茲山因立廟祀之靈顯屢著故廣德建平溧水高淳長興等皆有其廟而宜興亦有數處案盛希年祠山廣惠廟埋藏記神以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生深明水火之道嘗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志欲通津廣德是荆溪亦神迹所經其舛蠻固宜

明耿炳文父君用從太祖渡江積功爲管軍總管援宜興與張士誠將爭柵力戰死炳文襲職遂領其

軍取廣德進攻長興詳見本傳是君用實為宐捍
寇難而死亦宐祠之忠義炳文之卒實在洪武二
十七年劉三吾所撰炳文墓志確鑿可證而紀傳
皆云建文命帥師討燕至燕王稱帝之明年被譖
懼而自殺竝譌枉蓋由實錄為西楊改削文獻無
徵不可據為典要詳朱錫鬯與馬寒中書此事尤
有關係因論君用事井及之

王象之輿地碑目載張公洞唐人畱題及南唐韓熙
載洞靈觀記今張公洞唐人畱題尙有存者而會
仙岳上唐人畱題尤多并有勅一通茲錄于左勅

諸道修□□□五岳四瀆名山右第一行大川廿四

化所□□□告□□右第二行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洞靈觀修右第三行章醮功德□□度□□□

右第四行使朝散大夫行內侍省內侍魏成信右第五行使

□□□元都觀主賜紫□□王端端字左旁靜

右第六行判官儒林郎行掖庭監作邵國□右第七行判官

承務郎行掖庭局丞魏青□右第八行使常選常守

貞道士駱真運右第九行從□修功德使檢校官常

州□試光祿卿辛□右第十行都知檢校官常州衙官

守安州義安府折衝□□右第十一行賜紫金魚袋

楊檢

右第十
二行

朝散郎常州錄事參軍韋誕

右第十
三行

將仕郎守義興縣令崔口

右第十
四行

口口口洞口奉

義郎試義興縣丞口李翱

右第十
五行

右勅正書在會

僊岳上惜歲月莫可考其餘古今人畱題尙多詳

予陽羨摩厓紀略

祠山事要指掌集八卷宋嘉熙乙亥周秉秀著中述

張王有妃一人夫人二弟九子五女一又有方使

者亦佐王治水別祠于方山廣德州志又載王治

水常變形爲豸夫人餉之約桴鼓爲候一日偶遺

粒鼓上鳥啄之有聲夫人急餉王倉卒不及復形

遂入祠山而化故今廣德俗每歲遇神誕浹旬禁
食豕肉祭必以鵝卽豕膏霑唇立遭神譴歷試不
爽惟宜俗稍寬耳

靜山菴在宜邑北二里有唐石幢失其蓋僅畱下截

高四尺餘八面上方各有一佛像下刻陀羅尼經

文多漫滅末有大唐開元廿六年歲在戊寅二月

己亥凡十五字猶可識書法端整類顏平原作邑

志者不知爲陀羅尼幢但謂之唐國碑尤可哂也

顯親光孝禪院在城南二里舊爲法藏寺別院宋建

中靖國初蔣樞密之奇請爲墳利賜今額元至正

初僧方厓建聽秋軒于萬竹閒虞邵菴柯丹邱輩
俱有詩不久燬于兵明洪武時僧成大移建今地
厥後又屢更興廢今聽秋軒已鞠為茂草惟邵菴
丹邱及明王問等詩刻數石猶存

司農劉夫人墓碑其文平輿許子將撰洪氏隸續所
載已止半截明盧熊猶得舊刻而案其韻句今殘
碑久亡拓本亦不可復見閒合隸續與荆溪外紀
所載而校其同異于左漢故第一行 司農夫人祖

自會稽山陰姓劉氏伊述夫人受特貞剛體性純
淑非禮不行關一人 無仁洪關四字 石洪無沈 哲關五字

愴洪關三字 沈無 九族穆洪關三字 同洪無沈 不沈 爭沈

子孫息盈房導南以洪關八字 篤關七 母洪無儀 儀關三

字容德配古列任似為關八 宮洪空一字 復金洪關

十一字沈金無 酒洪 甘香車騎陣關七字 陣沈作陳 公沈關

巖口沈無 奉洪關七字 侯相口沈無 迎醫極悠遠沈作

索沈作 名洪關九字 幽藏咨嗟酷洪關十七字

命洪無沈 德洪關四 畫圖像甄采其沈作典 鄉人

洪關八字 不忘夫人為太尉許馘之妻蓋立碑時

馘猶未為太尉故稱司農夫人此碑與太尉碑歐

趙二錄皆不載故其歲月莫可考洪氏謂劉夫人

碑蓋立在光和之前想當然爾太尉墓在城南周
瀆今其地人猶謂之許墓

許太尉廟今雖莫可考大抵與墓道不遠吳處厚青
箱雜記云開元中諸孫重刻碑陰有八字所謂談
馬礪畢者也司農劉夫人碑至南宋初猶在許氏
墓而太尉廟碑則已不可見雲麓漫鈔云紹興丙
子冬過頤山訪故人邵子門騫案隸續又載建康
王厚之云其友陽羨
邵偉于水濱得一石舉而察之則許
君殘碑偉與子門不知是一人否有殘碑云舟
行許墓側得之洗而按讀知為馘碑也所有字古
隸與今文相錯舊隸漫處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

不忍礮去舊文以今文刻于漫處所謂許碑重立
也據趙氏所言是原碑故未嘗盡亡殆開元中其
廟已毀而碑多剝蝕故諸孫以舊文補刊而重立
于墓上初未嘗別礮一石也

宋時有香蘭山寨在邑東南五十里蓋以備太湖者
士兵頗累民紹定中岳肅之將之淮東經湖汊至
青口居民有以摘山為寨兵所擾肅之為直之後
數歲復過此遇數老父攜筐筥拜道左曰適見騶
從聞公之姓曰是姓稀必吾官也敢以新茗為贄
肅之卻之詩以識感云路旁迎拜正紛紛為憶鉏

山話事因老去可憐心尙在姓稀猶是耳曾聞驛
追少日傳行客犬吠多年絕過軍慚媿一錢無以
稱殷勤爲謝若溪雲時蓋嘉熙庚子歲也武穆有
德斯土故其後亦有居宐興者輟耕錄載岳王墓
在杭棲霞嶺元初以來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
者于王爲六世孫與宐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
廢廟竊意所謂通譜者當是通江州與宐興州岳
氏之族合力以起廟寺非必若後世之攀援強合
者謂之通譜也肅之雖不居宐興守嘉禾日嘗出
賞屬邑令戴桷佐建王廟其校正九經每卷後有

方印曰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今傳本世猶珍
之

附 朱竹垞與馬寒中書

劉三吾集千乞覓借愚一觀緣集中記有爲耿
炳文作墓碑乃卒於洪武二十七年此明徵也
今正史野紀俱載建文命之出師討燕此一大
可疑事蓋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不
爲辨明恐貽誤國史所關匪小耳騫按此書真
蹟今藏海鹽張選巖太學家予嘗據竹垞之說
以載於前然劉三吾坦庵集有洪武二十七年

為耿炳文撰三代祖墓神道碑而並無炳文墓
碑蓋竹垞偶爾誤記似未可據以為實頃陳仲
魚孝廉為攷之如此故附識卷末以正前說之

譌嘉慶丁卯
十月記

桃溪客語卷四終

桃溪客語卷五續編

周益公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間凡六

至宐興屢欲攷東坡在此月日後得宐興主簿朱

冠卿續編本邑圖經載東坡四事其一黃土去縣

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

餉謂東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

知有黃封真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其二長

橋元豐元年火焚按王升長橋攷謂
元豐二年火焚四年邑宰褚

理復立榜曰忻濟未幾東坡過邑為書曰晉周孝

侯斬蛟之橋按今有石刻在橋側曰晉平西將軍
周孝公斬蛟之橋凡十二字乃宋謝

采伯重刻此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其三
所記疑有訛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其三
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
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其四邑人慕
容輝者嗜酒好吟不務取進家于城南所居有雙
楠竝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王平甫亦
寄以

益公攷東坡在陽羨月日甚詳有足補紀年錄年譜
所未備者今錄于左云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
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定公于筠七八月
之交畱連金陵遂來常州度九月閒抵宐興聞通

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畱幾日
也今觀楚頌帖及公孫季真所藏淵明丈夫志四
海詩皆題十月二日又云宐興舟中寫計畱宐興

不過旬餘復回郡城按紀年錄及年譜但云東坡
元豐八年至常州而不及七
年曾至常州遊陽羨自此遂趨汝州過泗遇歲除
畱連旬日蓋其略也

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
日至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宐興畱題

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遊常州僧舍詩
云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謝表謂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訖其為五月無疑是月被命復朝奉郎起守

文登次韻賈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
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于潤之金山贈
以古詩八月二十八日復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
則在道月日歷歷可攷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此
出入侍從以及南遷逮靖國辛巳北歸竟薨于常
不暇踐種橘之約矣其帖今藏寓客董伯揅家董
氏世爲東秦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繼掌外
制士林榮之伯揅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右
竝詳益公全集董伯揅惜未知其名疑當是令升
之裔蓋令升嘗構楚頌亭于朋溪故楚頌帖猶藏

其家也

郭知訓提舉字宅心樞密三益子宅在觀巷自謂東

坡舊居門外數步卽通眞觀造于陳大建三年

志作

二年初名宏道唐改興道宋賜名通眞觀有雙柏紹

興二十八年大風拔一柏去其一甚大未幾亦不

存又有丹井相傳呂洞賓屢至此以其有丹也唐

人嘗作觀記南唐徐鍇亦爲之鉉亦爲篆額見歸

廬陵日記與邑志互有詳略

東坡至陽羨嘗館邵民瞻家邵時爲邑中大族有園
臨水最擅林壑之勝中有天遠堂蓋取東坡滿庭

芳詞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之句又移蜀中西府
海棠宐邑始有其種皆由東坡致之也

荆溪外紀所載詩文多不可信若李戡陪侍叔相公
遊善權一絕尤爲可疑按戡爲渤海敬王奉慈七
世孫是時宗室之爲宰執者惟程石宗敏夷簡程
石爲戡六世祖行宗敏夷簡竝戡大父行不知所
謂叔相公者何人也竊意此必作外紀者僞撰蓋
以俗稱李贛爲宰相故假造此題以贛爲叔而戡
爲姪不知戡卒于開成二年贛至咸通八年始以
俸贖善權距戡之卒且三十年卽使少時或與同

遊戡亦斷不肖謬認贛爲叔且題曰陪遊而詩又
云十里亂山畱俗客自嗟無計到禪林何耶

舊志列喻鳧于人物傳攷謝皋羽睦州詩派序云新
定自元和至咸通以詩名者凡十人內列喻較書
鳧及喻坦之二人則鳧實嚴陵人也鳧有夏日因
懷陽羨舊遊寄裴書記云落日太湖西波涵萬象
低藕花薰浦激菱蔓匿鳧鷺樹及長橋盡灘迴七
里迷還應坐籌暇時一夢荆溪鳧開成五年進士
姚合送鳧詩有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之句疑
鳧本陽羨人登第後或徙睦州耳坦之鳧子明人

輯唐詩亦以坦之、睢州人可見

陳陳暄爲後主所輕狎後以艾灼悸死其詩多纖佻
浮靡殊乏警鍊之致兄昭作流傳尤少聘齊經孟
嘗君墓云薛城觀舊迹征馬屢徘徊盛德今何在
惟餘長夜臺蒼茫空隴墓顛頽古松栽悲隨白楊
起淚想雍門來泉戶無關吏雞鳴誰爲開此詩音
節瀏亮殆勝于暄也詩見文苑英華

楊鐵崖張公洞詩云五月八日記遊仙三十六天洞
靈洞洞中窗戶夜不扃地底風雷日相哄巉巉靈
骨誰手鑿納納虛衍曷時頽龍顛虎臥絡薜蘿委

蓋垂旃挂鸞鳳莖高玉屑陳金杵窪陷瓊漿流碼
盆元田鴉色白於鷗丹室蛇光紅似蝮石函綠字
紫泥封元圃瓊華青子種白驪有跡踏石田金虎
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商四朋藥輦初過茅二仲
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厨時進供胡麻畱飯阮
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去聲或作迴音洞過也王生石髓隨
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九靈太廟苞氣母五岳眞
圖特兒弄書傳丹篆爾何須石化黃金本無用玉
盆濯髮天雞鳴鐵笛穿空神馬鞚符行律令鬼承
呵聲出腦宮龍聽頌未應片石隔仙凡溪上桃花

自迎送此詩瓌奇幽異古今遊張公洞詩罕有出其右者按鐵厓以至正丙戌至宏興張公洞口摩厓有題名云至正六年口月八日會稽楊維禎領客富春吳復口七人來遊賦詩殆卽是時

任公釣臺舊志在縣北一里臨荆溪而不能指其故址周益公汎舟遊山錄云丙戌食後汎舟度長橋至邵園邀方遠小酌天遠堂荷花盛開其旁卽吳師尹宮教之園初任昉釣臺在水涯師尹夷之別築臺於傍師尹近死園已荒而古跡湮爲茭葑矣據此是釣臺自梁迄宋經六百餘年而後爲吳氏

所夷也

任彥昇集到漑爲建安太守時昉嘗從求二綵段寄以詩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須及時無待涼秋日考隋書食貨志謂梁鐵錢至爲惡薄民間貿易至以車論而任詩云兩當一蓋以車論者乃民間私鑄而官錢則仍兩當一而已又金疊子載漑酬任昉求雙絲段詩云子衣自百結閩鄉空入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者貪前任所求二綵綵字疑絲字之譌蓋二絲段卽所謂雙絲段耳

志家相傳孫皓國山封禪刻石埋銀龍銅馬其下乾

隆癸丑予與唐荆溪仲冕及同人謀結石亭碑上以庇風雨啟土至底見碑下乃山頂一片石鑿平無少空嵌可埋銀龍銅馬者始知千百歲之傳聞不如一朝之目睹也

李蟻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在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將命鐸矣蟻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卽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董焉使元奴傳言于鐸

曰一身可矣願爲妻兒謀蟻驚曰以吾斯酒爲鳩子卽命一大爵引滿自飲之而去事出玉泉子此亦石林所謂蟻之名迹也

洞靈觀在宋時累有降賜眞宗天禧中右金寶牌其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有玉杯琰上上大吉中平不利又聖母殿小池乃京師醴泉觀水蓋不獨章獻皇后之夾紵上仙而已觀中石刻則有唐長慶四年楊漢公題名南唐保大九年韓熙載記文宋蔡肇可竝見歸

今無一存者

宋臨海陳子高嘗作陽羨春歌一篇明人輯唐詩誤收於李郢後遂有踵其失而不察者按此歌發端云石亭梅花落六雪土鮫爛斑竹茹赤祝陵有酒清若空煮糯蒸魚作寒食無論石亭之古迹竹茹之土產清若空之酒名皆未著於唐時至云風光何處最可憐邵家高樓白日邊蓋宋時宏興邵氏最爲鉅族臨溪有名園所謂天遠堂者尤才人勝流之所集周益公言之甚詳故歌中猶云爾也其非李郢作必矣

任彥昇爲御史中丞嘗與彭城劉綽劉苞劉孺吳郡

陸陞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武原到溉到洽文酒交遊時號蘭臺聚九人在當日皆文學知名亦人人有集迄今詩文流傳惟兩到最少溉猶有數短章而洽竟無一篇之遺豈因孝標廣絕交而後人皆薄其兄弟爲人并所著而唾棄之耶

世但有夜光木未聞有夜明竹宏興邵孝子墓獨產焉孝子名志珪九苞里皋滕人也天性至孝少業儒家貧棄而力農以養親弱冠時父得危疾聞醫言糞不甜滑可治乃私嘗之復剖股以進父旋愈又數年無疾而卒志珪晝夜哀泣旣葬廬墓側未

嘗歸宿迨母喪畢亦然雖祁寒酷暑不少閒久而
墓側夜光之竹生竹初生無異于常亦不甚修偉
數月籜解枝葉漸枯至夜輒有光熒熒然若熠燿
之在葱管中自雍正庚戌七月至于冬日始熄遠
近見者莫不嗟異具疏其事聞諸當事請旌其廬
志珪自陳力辭遂中寢志珪既沒又五十餘年至
嘉慶丙辰春而夜明竹復生子初未之信得一枝
目驗之良然藏于篋中近百日乃已按孝經援神
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
噫聖經之語不誠信哉餘詳予夜明竹記

張公洞中有平坡號燒香臺舊志謂宋淳熙初宐興
尉趙伯津築按周益公歸廬陵日記隆興元年四
月遊此云入張公洞初至燒香臺頗平廣隆興元
年下距淳熙初元十餘載而已云然疑本有此臺
伯津或增修之非創于其手矣

董令升集不見于宋人簿錄故詩文流傳不少槩見
朱翌有陪董令升西湖觀競渡詩云馳波鬥艦疾
輕鴻歌鼓喧天保歲豐直而北風吹雨過卷簾斜
日照樓紅吳兒戲水用長技太守行春如醉翁社
稷中興豈無日羣魚躍水正飛空行樂何妨縱水

嬉勸耕猶喜及花時風和官柳未飄絮綠滿園桑
無附枝訓練指麾談笑裡清涼瀟洒古今空西溪
雨足歸舟穩會送高帆入鳳池又有次韻董令升
尋幽亭競秀亭性樂堂玉泉四絕竝見潛山集疑
皆令升守新定時倡和之作蓋新仲紹興中嘗僑
寓桐廬

謝疊山先生云檀弓梁木其壞下劉尙書美家藏禮
記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任鈞臺作禮記章句以爲
今家語亦有此句遂取以補入此先儒之所知之
而不敢也

善權乾洞口有草懷李曾伯摩厓題仙李巖三大字
筆甚雄偉仙李之名前此未聞不審長孺當日以
己與蟻經皆賴鄉之裔故以名巖抑別有仙李之
事乎惜記載闊略莫得而詳之

王象之輿地碑目張公洞唐人畱題注云見張公洞
下按今碑記全書已軼其文無可攷予以嘉慶丙

辰五月與鳳臺胥大令繩武同遊張公洞徧閱摩

厓石刻略記于左勅諸道修云凡十五行正大

歷□年歲次甲寅□□月十日奉勅□□張

公洞□□二行承奉郎知常州義興縣丞一行李

隱芝王衡齊樞司馬經綸貞元廿年春三月十三

日四人題樞侍姑尼圓義衡從姊尼幻通遊十一行正

書以上唐開元二十二年秋住山梁□□□□明

□刻于洞口二行正書以其餘宋元以來畱題及

書甚古而無歲月可稽者別詳予陽羨摩崖紀略

宏興之為邑北為水道東西皆崇山峻嶺東南有太

湖之巨浸惟西南平曠少山直通廣德宣歙諸路

故南宋于此設寨以土兵屯守且視為江浙之門

戶宋史劉光世傳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渡江

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宏興湖

湫之間以備退保上以章示光世又今南門外有
岳隄乃武穆師行築此以通騎道則斯地在當時
為劉岳諸將往來經略之所迄今閱數百年黃童
白叟鑿井耕田罕有能指其阨陁者蓋天下之平
久矣

桃溪客語卷五

男壽陽校字



